

龙吐珠文学丛书

主 编：廖红球

紧扣心灵之

jin kou

Xin Ling Zhi men

門

蔡运桂 著

作家出版社

LONG TU ZHU
WEN XUE CONG SHU

紧扣心灵之

Xin Ling Zhu mei

Xin Kou

24

作家出版社
◎ 蔡运桂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紧扣心灵之门/蔡运桂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0

(龙吐珠文学丛书/廖红球主编)

ISBN 978-7-5063-4137-0

I. 紧… II. 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4097 号

紧扣心灵之门

作者: 蔡运桂

责任编辑: 懿翎 汉睿

封面设计: 叶海燕

版式设计: 黄礼孩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230

字数: 195 千

印张: 13.5

插页: 2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4137-0

定 价: 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为吐心声撰拙文（代序）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党务上作，也搞了几年的大学文学理论教学，文学评论是我一生的业余爱好。散文创作是我业余中的业余，发表的文章不多。这本所谓的散文集，不是散文家笔下的散文。之所以称为散文，因其题材散，又散见于各类报刊，是一本大杂烩文集。也是我一辈子所发表的散文中挑选出来的惟一集子，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情感的体现。或悲或喜，或忧或愤，都为吐心声而作，故题为《紧扣心灵之门》。这样的文集，我没有勇气请名家作序。因序言的通病是对作者褒扬多，敢于批评缺点指点迷津者几乎缺席。所以像我这样不像散文的散文，让人家吹捧就会脸红耳赤。尤其自己当过省文学界的小头目，估量作序者不敢实话实说，故不请人作序是上策。

这本散文集包括悼念文章、杂文、随感、游记、访问记等等。不过这些文章都是有感而发之作，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尤其是那些杂文，都是为针砭时弊而写的。

我对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深痛恶绝，但又感到回天无力，只好弄点笔墨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已。有几篇杂文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现在看来浅薄得很。有的杂文过于敏感，怕惹麻烦，不敢拿去发表。有几篇悼文，我是噙着泪水写成的。俗语说：“男人眼泪不轻弹”，可我是一位感情脆弱者，遇到伤心事或回忆伤痛的过去，往往眼泪夺眶而出，看影视或看文学作品时也常有这种心态。如《此情绵绵无绝期》和《迟来的忏悔》是悼念胞兄和父亲的文章，

多次动笔没有写成，都是被泪水打断的，所谓“情到极处诗书断”是也。

文集中游记部分不多。因我在国内外出差或旅游时，懒于做笔记，都是过后追记之作，故写得少而粗疏。如访美十五天，走了七个城市，我仅写了《夏威夷拾趣三则》。因为出访美国的文人墨客和喜欢弄点文墨的官员很多，每个地方都被写烂了，也因我没有被现代化的大城市的喧闹引发创作兴奋和灵感，故只写了夏威夷三点趣味性东西。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所感的是豪华酒店和喧哗赌场。据导游说，全世界十大酒店，拉斯维加斯占了九间。其中最大的有五千多房间，一个孩子从一个房间生下来，每天换一间，住完酒店所有房间已长成十四岁少年。我们出访的团友中，不少为赌场所吸引，他们早有准备搏杀一阵。我却凭着开开眼界，玩一玩的心情，换了十元二角半的硬币，跟老虎机玩了一阵。结果有一个硬币投下去一拉把，硬币叮叮当当地下个不停，有个观看的团友大声喝彩，我心里顿时产生从没有的一种兴奋。硬币满满一盘，拿去换纸币，一算有一百二十多元，一生首次赌博赢了一百多美元。

我把一百元留下来，再拿二十多元去玩，输了，结束我的玩老虎机喜剧。团友中有一位把从家里带来的和团里补助的一百美元都输光了。知道我进账一百美元，哀求我换给他，他拿后即往赌场，输光了才安心回来。同团出访的人，有五六位是山区穷县领导，他们拿了因私护照，几年来游遍欧洲、日本、新马泰等国家。而自己管辖的地方，连职工的工资也发不全，而自己不仅有权周游世界，而且带美元到赌场搏杀，令我唏嘘慨叹。我们乘车离开拉斯维加斯时，有个团友突然问我：“你这次出访有何感觉？”我出于他们意料地回答：“感到腐败。”令他们哗然。

我一生出国访问很少，不敢动用公款以考察名义出国旅游。1997年，汕头市特区一位领导问我：“老蔡，你去过多少次香港和美国？”我说：“香港一次，美国仍未去。”他很诧异地说：“人家五港四美（即五讲四美）你一美都没有，当什么书记呀！”这位领导的幽默之言，动了我出访美国之心，终于在1998年6月初成行。我曾于1992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虽然被某些官员认



为是出差，但对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的深情厚谊和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融反而感到兴趣，故写了《西行漫记》。2001年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身份带团访问捷克、波兰，对东欧的政体变化与民族风情有所感触，故写了六篇文章，发表于不同报刊。2005年8月，我自费旅游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感于马来西亚实行13年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写了《旅游题外话——从马来西亚教育和医疗说起》。因对本国教育和医疗进行批评，只好化名在自己当主编的《人间》杂志发表，可见自己对国内存在问题的批评还缺乏勇气。

我这本文集，若硬要找出一点特色的话，就是朴实，不用华丽词语修饰生活，还给生活以原貌，喜欢者也许赞有质朴之美，给读者较多信息量，不喜欢者会说既输文采，又逊风骚，读之无味。总之，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的散文水平，漫不过脚板，厚着脸皮献丑罢了。

目 录

001 为吐心声撰拙文（代序）

001 难忘谢非

006 文学巨星永照人间

——悼念秦牧同志

009 怀念杜老

011 哭韩笑

013 铭记师恩

016 此情绵绵无绝期

——胞兄逝世五十年祭

020 迟来的忏悔

——父亲辞世三十六年祭

024 大师的风范

028 访庄静庵先生

032 桃李芬芳醉园丁

035	祝贺与期望
037	为振兴正字戏摇旗呐喊
039	令人鼓舞的“报晓声”
041	令我感动不已的作品研讨会
044	杨干华的“骨头哲学”
046	有望于山水文学
048	砸了铁饭碗之后
050	让生命延长
052	关于“退休预告”答友人
055	做点学问
058	为孙悟空鸣不平
060	《为孙悟空鸣不平》续篇
062	骗子和特权
064	“加盐”与加钱 ——看画有感
066	革除这条辫子
068	治“愚”方略
070	假如在别墅破土动工之时……
072	体检与品检
074	从“不装袋子”想到“改造袋子”
076	读书、看报话领导
078	从“炒巩俐”说起
080	“天下第一厕”琐议
082	歌手怎么成了词曲作者
084	读《版权奇谭》有感
086	从学生“买官”说起
088	商场的“阶级观念”及其他
090	警惕“暴发户心态”
093	像抗“非典”之战治官员的瞒骗“顽疾”
096	笑谈“名人录”与“诗神”
099	析“名人泡沫”
102	“状元情结”应该淡化
105	我和骗子共演一出戏

108	面对“文化征服”
	——读《中国名人榜100》的沉思
112	漫画博导
115	“马桥”官司可以休矣
117	有感于“是非之地”
119	文艺批评家的职责
121	文学评论家的困惑与自省
123	绿化空间大有作为
	——省中医院天台花园的启示
125	园艺与山歌相辉映
	——梅城“江堤文化”印象
127	美哉！番禺疗养院
129	金城花园，我的家园
131	惠师——我人生道路的重要桥梁
134	清远行
137	桂山掠美
139	汕尾之路
141	南粤海景数遮浪
144	别有天地定光寺
147	外孙女心中的“澎湖湾”
	——中山“海上庄园”记趣
149	作家庄园与程贤章
152	“白宫”的故事
	——记香江白虎家族
157	长隆狂欢夜
159	“亚洲巨人”记趣
160	走马潮州话古今
163	延安巡礼
165	南泥湾行
167	拜黄陵
169	三峡情
172	心与梅花一样开
175	西游漫笔
	——访巴基斯坦札记

- 182 夏威夷拾趣
- 184 南捷克州采风拾萃
——访捷随谈之一
- 187 关于卡夫卡和伏契克
——访捷随谈之二
- 190 银山城下的沉思
——访捷随谈之三
- 192 笑谈华沙诗歌节
——访波随谈之一
- 195 格但斯克与十字军总部
——访波随谈之二
- 199 胡佩方的中国情结
——访波随谈之三
- 202 旅游题外话
——从马来西亚的教育与医疗说起

难忘谢非

谢非同志离开我们三个月了。去年10月1日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欣喜一场。27日晚上从友人的电话中传来他逝世的噩耗，抑制不住悲痛之情，放声大哭。11月2日向他的遗体告别时，透过泪光看到他安详的仪容，心如刀剐。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谢非同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三个月来，他的音容笑貌几度在我梦里出现，可谓阴阳隔绝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每逢思念他，情凄切，泪盈眶。

我初识谢非，是在“文革”期间。当时我在华南师院宣传办工作，谢非是省革委会文教办副主任，到华南师院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我知道他是陆丰人，但从未谋面，故有意走到他的面前自报“家门”说：“我叫蔡运桂，是陆丰人。”谢非同志说：“噢，听说过，我们是老乡哩。”这次初会，没有机会多谈，因我是一般工作人员，不敢占用他的时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

大约是1971年，我第一次到谢非寺贝通津的家，小三房一厅。谢非不在家，他夫人彭玉珍同志接待我。客厅仅有10平方米，摆设十分简陋。他当了省委副书记后，住合群三马路一座五层楼公寓，是两套房打通的，中间隔着楼梯，客厅也仅有10多平方米，依然是藤椅、木凳等简朴摆设。1986年他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市委为他建了一套符合标准的新房，但他拒绝搬家，把新房让给退下来的老同志。当了省委书记后，还是住在那座公寓里。历来的省委书记，都



住单家独院，有岗哨警卫，而谢非住的是公寓三楼，谁都可以按门铃找他。住在他楼下的杜埃同志曾对我说：“谢非作为省委书记，住在这样的地方很不安全，大家都为他担忧，但他觉得无所谓，泰然处之，不愿搬家，认为更有利于接近干部和群众。这样的省委书记，很难得啊！”他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已成为党和国家二级保护领导人，如出了安全事故，省委担当不起，故省委“强迫”他搬家，他终于服从了，搬到美华东省委领导住的大院里一座五层新楼，一楼为车库，林若同志住二、三楼，谢非同志住四、五楼，没有电梯。从进大院到进谢非的家有两重岗哨。谢非的四楼客厅，瓷砖地板，简洁、明净、朴素，那套旧藤椅依然是主要家具。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家的客厅啊！

1991年夏天，我到合群三马路他的家，按了门铃，对公务员讲假话说：“是找彭玉珍同志，我们是校友。”门开了，彭玉珍同志接见我。刚坐下，我还来不及表明要找谢非书记，谢书记就从右边的套间走出来了，一见到我就笑着说：“是不是找我呀？”他的主动出来令我惊喜地说：“是啊，想找你汇报一下工作。”我简要谈及到省作协工作一年多的情况，还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说：“当时黄浩同志（宣传部长）要调你去省作协工作，我有些担心，怕你这个大学书生，管不了作家，现在看来，作协的干部、作家对你的反映不错。我也放心了。”我坦诚地对谢非说：“初时我自己也有顾虑，刚到作协任职，有位作家给我写信，说作协是个古战场，怀疑我有平息‘战事’的能耐。说句老实话，我没有多大本事，我能做到的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提高积极性，我是按照这四句话开展工作的。”谢非说：“说得对呀！对作家来说，团结工作很重要，向来有文人相轻的不良风气，要改变这种风气，就是要做各种人的团结工作，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

1992年，我和陈国凯同志曾进过谢书记的办公室。国凯同志说：“谢书记，我想多点时间搞创作，作协日常工作有老蔡做，我想超脱些。”谢非说：“对，你是主席，应带头写作嘛！”国凯像拿到“尚方宝剑”，十分高兴。我接着说：“谢书记，我也有写作计划，也想



写作呀!”谢非说：“你是书记，就应该作点牺牲了。”我遵照谢书记的指示，原本在大学时考虑写的学术专著计划放弃了，只好全心全意搞好作协的工作。

1993年省里七个部委厅发出一个文件，主要内容是文艺团体，在三年内过渡到“编制自定，人员自聘，经费自筹”。这个“三自”文件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心慌了，作协的干部、作家希望我请出老作家陈残云一起去找谢非书记反映我们的意见。我向谢非打电话，说星期天到他家里谈。谢非说：“有陈老来，不要在我家里，星期一到我办公室谈好。”我们依约到了他的办公室。陈老有些激动地说：“政府若不给经费，不要作家，那作家只好靠写‘地摊’文学谋生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从何谈起。”我说：“若要自筹经费，作家协会难以存在，搞严肃文学是不可能维持生活的，创作只为自己谋生，党和政府对作家提出的要求，就没有人听了，怎么能创造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文学呢？”

谢非说：“这个文件的发出，可能过于仓促，调查研究不够，要贯彻文件，还要看具体单位，具体情况，不能搞一刀切。”我们根据谢书记的“不能一刀切”的精神，说部分演出文艺团体可能实现经费自筹，搞文学创作和办严肃文学刊物的作协是无法做到的。谢非很理解我们的想法。由于“三自”文件的发出，使有的文人下海办公司，有的公司出了问题，我后来向谢非反映这些不正常现象时，谢非说：“现在看来，当时发这个文件有负面作用，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谢非同志向来关心和支持作协工作，作协的代表大会和青年作家代表会，他都抽空接见与会代表并给他们以鼓励。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大厦的建设，也得到谢非同志的大力支持。他对作协主办的《少男少女》杂志更为厚爱，曾经为该杂志创刊四周年写了贺信：

致《少男少女》创刊四周年的贺信

少男少女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他们的今天，预示着祖国的明天；他们的理想、抱负、志向、情操等，影响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着力培养一代“四有”新人，要从学校德育这个

基础抓起。《少男少女》创刊四年来在配合学校德育工作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越来越受到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可喜可贺！希望越办越好！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谢非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



1997年7月，省作协有件急事要请示谢非，我想单独闯谢非家门，因是星期天，怕秘书挡驾，背着秘书去。第一道岗哨通过了，谢书记家的岗哨通不过，警卫员问我与秘书约好没有，我说是急事，来不及告诉秘书，警卫员坚持我先告诉秘书，我只好用手机打秘书家，两个秘书都不在家，正在我十分焦急之际，谢非同志四楼的窗户打开了。他探头叫我：“老蔡，是找我吗？”我如获得救地说：“是啊！”警卫员示意我进去。他作为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听到我打手机时的声音，主动开窗出来应接，令我十分感动。这次在他客厅，谈完作协的事，听取他的指示和建议，还聊到家乡的经济建设问题。谢非很有感慨地说：“陆丰本来有许多机会，都失掉了，现在正在引进一个大项目，不知道能否成功。”我们在谈话中，他老母亲从房里走出来。胖胖的老人，第一次见到。谢非介绍说：“这是我母亲，已98岁了，除了耳聋，身体还好，一定能活到百岁以上。”谢非是一个孝子，对母亲十分孝顺，据说他去世时，家人不敢告诉她老人家，百岁老人痛失孝子，如知道了，将是何等的哀伤！

谢非同志生活简朴，待人以诚，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对家属及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我了解他的为人，从没有因私事去找他的麻烦。家乡有些干部或转业军人，要求我带他去拜访谢非，我知道他有求于谢非，一概被我拒绝。我因公事找他也不多，与他接触较多的，还是在省委有关会议上，有时还在同一个小组讨论，偶尔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与他聊及家乡情况，他对家乡的事情也是很关心的，但对家乡经济发展的缓慢，有点无可奈何的感慨。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之后，我仅到过他家两次，有件事特别令我感动，那是1995

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他美华东新居，谢非不在家，我与彭玉珍同志闲聊。当时天气很热，客厅没有装空调，有架落地风扇的扇叶躺在地上。我问为什么？玉珍同志说，风扇刚买几天，旋转扇叶的部件坏了，公务员到出售风扇的商店询问。说该零件暂缺，尔后曾两次打电话询问，答复还是没有，已20天了。这风扇是顺德某厂制造的。我们在闲聊中，玉珍同志的朋友从顺德来电话，叫他顺便捎一个零部件来。我当时感慨万分，若公务员说明那坏了的风扇是谢非书记家的，相信商家会送一部新风扇上门，然而公务员只能按照谢非的“约法三章”，在商场买卖中不敢暴露身份。这同那些滥用职权、狐假虎威的芝麻官们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每当我与友人谈及此事时，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刚买来的风扇坏了，换一架新的也在情理之中，谢非这种自律精神，许多领导干部不易做到。从这件小事，可见谢非对家属和工作人员要求之严，为我们干部作出了榜样。

载 2000 年 4 月 8 日《新世纪文坛》



文学巨星永照人间

——悼念秦牧同志



14日上午11时，我刚从珠海归来，突闻秦牧同志在医院抢救的消息。我即驱车前往。那时，秦牧同志已离开人世。安详地躺在病床上，微开的眼睛，似乎在端详着来告别的领导和亲友。我站在秦老遗体旁，本想说“秦老我来迟了！”但开不了口，只好面对秦牧夫人紫风同志，肃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此情此景实难言传。当省委领导及亲人离开之后，我仍踟躅于走廊，顷刻间一位护士叫我帮助工人把秦老的遗体移上推往“太平间”的车子，我一手搭住秦老的肩膀，一手握住秦老的臂膀，这再不是相逢与暂别的热乎乎的握手，而是与文坛巨匠永诀的“握别”呵！那位工友说：“身体好重！”我本要说秦老身体魁梧高大，但喉咙好似上了锁，只有眼泪夺眶而出，真是“无语泪双流”。

我结识秦牧同志于60年代，曾到东山启明巷的住所拜访过他，聆听他的教导。

我与秦牧同志的深情厚谊，不仅仅因他是我文学的良师，高尚的人品、文品对我的陶染，而且更深的，是我到省作协任职三年间，他对我的关心、支持、帮助和鼓励。他在省文联任主席，但他与紫风伉俪的组织关系都在作协，因此经常参加省作协的活动，对作协事事关心。尤其对于我这位从大学到省作协任职的书生，更为关切。每逢相遇，总要询问作协的事。他对我们的工作，褒扬多于批评，意在鼓舞士气。在文艺界老一辈中，他是我可以毫无顾忌、推心置腹交谈的人。有时还操潮州方言，增添一点乡情色彩。我到省

作协工作不久，曾一度向他诉说省作协人际关系复杂，存在着一些矛盾，造成工作的困难。他开导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矛盾，你能化解则可，化解不了，也不要的心理压力，世界不是在矛盾中前进吗？”短短的话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体验。他的乐观、豁达的精神境界使他从容地经受“文革”期间的磨难。

秦牧同志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前辈，谁都喜欢亲近他。我家人经常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慈祥的面影，很想找机会登门拜访。今年7月间，秦牧夫妇来作协会议厅开会后顺道到我家，我妻子、儿女喜出望外。我家里的宠物海南鹧鸪，看到一对陌生人进来，也很有礼貌，用普通话说：“您好”，又用广州话问：“你系边个呀？”弄得秦老伧哈哈大笑，而那鹧鸪也跟着“哈哈”大笑。紫风同志说要教它学念唐诗：“床前明月光”。秦老说，家里有个小东西，会增添不少乐趣。他常说，人生要多增添几分欢乐，减少几分烦恼。他学识渊博富有幽默感，聊天时常带一些有趣诙谐的故事，和他在一起总会感到轻松愉快。

去年11月，汕头大学召开“世界潮人作家作品研讨会”。事前我曾与秦牧同志相约一起赴会。到了开会前夕，他进了医院，我也刚从疗养院回来，仍要休息，两人都未能成行。秦牧同志从那次住院检查身体中，发现心血管有一个血管瘤，他说是一颗定时炸弹。从此以后，我一方面希望他减少一些社会活动，以保护他的健康，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多参加作协活动，以提高作协声望。这种“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复杂心理常在我心中打仗。今年5月省作协接到马来西亚的来函，是邀请秦牧同志前往讲学的，我当即打电话给秦牧同志，他说等与家人商量后答复。过了几天，紫风同志对我说，以后如接到国外的邀请函，先不要告诉秦牧，因他心软，有求必应，让我们商量后才作决定。这次他终于谢绝了马来西亚的邀请，我深知秦牧同志的威望高，他家里，请柬往往有如雪片般飞来，每月还有七十多份报纸，一百多份杂志进入他的书房，他在频繁的社交活动中还能抽出时间写文章，给文学青年复信。亲人和好友对他的身体越来越担忧。然而他却泰然处之，对身体内的“定时炸弹”不屑一顾。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个月里，我与他一起参加了三次文学

